

# 論 求 婚

周建人

這已是數個月前的話了，有一天一位同事給我看廣東供食用的二種昆蟲。其中之一爲甲蟲，名曰龍蝨。他是一種黑色帶綠的甲蟲，光亮的背脊，胖胖的最前的一對腳，很引人注意的。他的前肢爲什麼胖胖的呢，研究生物學的人都知道：那里有一對吸盤吸住他的異性死不放。但學科學者最忌言過其實，死不放的話要不是比喻之詞，未免有言過其實之嫌，蓋龍蝨對於雌蟲並非真是吸住死不放，不過有時長久的吸住至數日不放罷了！

但像龍蝨的用吸盤吸住他的配偶，及海狗的拖住伊，這等求婚是缺乏藝術，要是這也可以稱求婚的話，也是強姦式的求婚罷？因爲這實比阿Q的見女人跪下祈求更其粗糙了。

這種粗糙的求婚在生物界中不是唯一的形式，此外更有精美的或武勇的形式存在。說到武勇，鹿之類雄的均有角，公鷄更有銳利的嘴和距，這是他們的武器，競爭配偶的時候所常用的。鹿之類在虎豹爪下是怯弱的東西，但競爭雌頭時却有着他們的勇武，有時牡者喘息着，身上斑斑的染着血汗。雖然不乏例子，敗者甘心死于情敵的手下，但也不乏例子：他

走了，企圖他日的再試。

若說精美的一方面，則有鳴禽及其他裝飾得很美麗的鳥。他們是不用武力的，只放開喉嚨唱他們的甜美的歌，或展開閃耀的羽毛，或者作有節拍的跳舞，在對方的前面獻媚。他們是不掠奪，不强求，待對方選取最美的做了伊的配偶後，落選者便失意地都走了。

以上是動物界中的求婚的不同形式，在人間社會裏也同樣的多樣，前面已說及，阿Q的求婚形式，是見了女人便跪下叩頭，口中哀告：『我同你睡覺』的。這是不止一種形式中的一種，別一方面尚有別種形式存在。最顯著而且最流行的是所謂『帶票式求婚』，其中最大的特色便是『恐嚇』與『要挾』。所謂恐嚇是告訴對手，倘使不允要求便當殺掉你；要挾伊是不允所求時，便發表伊從前和他往來的信件或事迹。在這一方面，某藝術家發表『情書記』以攻擊對方是顯著的例，主張情人制和提倡美育的張競生也會用什麼記之類以掙擊先前的情人，利用因襲的貞潔觀念為武器，嗚呼，人間的醜惡和矛盾有過于這種行為的麼？

更有一種求婚的形式，是很難得到適當的名稱的。這類人眼前正多着。他們的特色，便是靦面或書面求婚的時候，照例是說倘若不允所求，必定自殺。若在更進步的一派，則不曰自殺而竟曰流血。蓋自殺也許懸梁或投河，或服安眠藥水，平安的死去，流血則不是用刀刻

頸，定是拳銃穿胸，形勢顯得更險惡了。願人生存是女人的特性，在爲母的時候即顯出這偉大來。但這在那些永婚者的心中却變爲良好的弱點，可以利用的了——雖然即遭擯棄，履行他們的話的究竟有幾人！至于過分的表揚對手的如何有感情，以束縛伊的自由，却還只能算是輔助的手段。

無賴之中有所謂『挨黨』者，以『哀』與『韌』見長。他來和你尋釁時候，盼望你打他。既被打，他于是有詞可藉，就得詐稱打傷，要錢調養了！以自殺或流血要挾對方的人，辦法雖然不同，精神却很相像。但他不重在韌着挨打而重在示人以哀。在沒有法子之中，我們姑且稱施用這等手段的爲『哀黨式』的求婚罷。

人是生物界的一分子，但正因爲僅是一分子之故，故有着其他生物所不具的特點。固然，他有着他的偉大和可敬的人性，但同時也充滿着卑劣和無可比擬的醜惡。在求婚的行爲中也會顯示着這方面！

# 唐宋傳奇集

上下冊均已出版，每冊實價六角。

魯迅校錄。共九卷。唐人作者五卷三十二篇，宋人作者三卷十六篇。末一卷爲稗邊小綴，卽魯迅所作考證，文言一萬五六千字。是一部小心謹慎，用許多善本，校訂編成的書，編者在序例上說：「本集篇卷無多，而成就頗亦非易。……廣賴衆力，才成此編。」則其不草率從事也可想。治文學史則資爲材料，嗜文藝則玩其詞華，有此一編，誠爲兩得。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啓

# 過年

衣萍

(三)

兵甲 晦氣，真晦氣！三十晚上有人打官司！

兵乙 三十晚上有人打官司，晦氣，真晦氣！

縣知事 晦氣，晦氣，晦氣不過縣知事。三十晚上有人打官司。麻將又不成！鴉片抽不起！

(227)

米店夥計 噯喲，噯喲，大老爺伸冤哪！我的鼻子打破了！

油店夥計 噯喲，噯喲，大老爺伸冤哪！我的左眼打瞎了！

(兩夥計同跪於地。薛氏夫婦直立不跪。)

過年

五

( 228 )

縣知事 (拍桌介)混賬忘八羔子!三十晚上也不肯平平安安的。混賬!混賬!混賬!……

兩兵士 (同聲)混賬!混賬!混賬!……

兩夥計 (同聲)不是混賬——是欠賬!是欠賬!是欠賬!大老爺不要弄錯了!

縣知事 混賬!本知事說混賬就是混賬!誰敢說欠賬!難道本知事還欠你們的賬不成?

來!(向兩兵士)把這兩個混賬忘八羔子拖下去!每人各打十板屁股!

(兵士甲按倒米店夥計,兵士乙按倒油店夥計。)

兵士甲乙 (打介)一哪,二哪,三哪,四哪,五哪,六哪,七哪,八哪,九哪,十哪!

縣知事 打好了?

兩兵士 打好了!

縣知事 打夠了?

兩兵士 打夠了!

縣知事 好了,夠了。你們這些混賬忘八羔子!三十晚上,怎麼不歡歡喜喜地過年?偏要

在外面打架?是誰先動手打的?老實招來!

米店夥計 大老爺開恩。小人是城內四方街米店裏的小夥計,奉掌櫃之命,來到薛冰家中討

賬。薛冰欠小號的賬共三十三元三角三分六。他們夫婦二人正在相抱跳舞，做出種種怪樣，小人百般催索，一概不理。反把小人的鼻子打傷了。只求大老爺伸冤。

### 油店夥計

小人是城內豆腐巷油店裏的小夥計。薛冰吃了小店一年的油，共欠油錢一十三元二角。小人奉了掌櫃之命，到他家裏討賬，薛冰分文不給，反把小人的左眼打瞎了。聽說薛氏夫婦是本地有名的公——公產黨，求大老爺嚴辦。

### 縣知事

什麼？公產黨？——共產黨罷？不錯，不錯，共者公也。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反了！反了！了不得！了不得！反了！共產黨！共產黨！來，兵士們，搜搜他們的身上，看看有沒有手鎗？（兩兵士搜薛氏夫婦渾身上下，連褲子也脫下來搜，結果無所得。）

### 縣知事

（向薛冰）你這混賬忘八羔子！可惡的男共產黨！我問你：你幾時入黨的？本縣裏有多少黨徒？誰是首領？得了莫斯科多少盧布？（薛冰低頭不答。）好，混賬的東西！你不肯說！本縣等一會自然有法子叫你說。（向薛太太）你這該死的女公產黨！我問你：你做女人的爲什麼也不安守本分？哼！你的頭髮也剪了，這就是女

共產黨的憑據！聖人說得好：「身麼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剪了頭髮就是不孝，不孝一定不貞，共產黨一定公妻。我問你：你除薛某外，還有幾個丈夫，幾十個，幾百個，幾千個？（薛太太低頭不語。）

混賬的忘八羔子！（拍桌介）不打如何肯招？來！把這男的拖下去先打五百板屁股再說。（兵士甲拖薛冰躺下，開始打。）

兵士甲

一哪，二哪，三哪，四哪，五哪，六哪，七哪，八哪，九哪，十哪，——一哪，二哪，三哪，四哪，五哪，六哪，七哪，八哪……哪，哪，呀唷，呀唷，不好，不好，稟老爺，薛冰打死了，沒有氣了！

縣知事

打死了！真的！打死一兩個共產黨有什麼要緊！來！兵士們！把死的拖出去！把活的趕出去！

（兵士甲乙驅兩夥計及薛太太出，又把薛冰尸抬置門外，外面大雪紛飛，天已黎明。）



(四)

米店夥計 好冷呵好冷，可怕呵可怕。(向油店夥計)再會，再會。

油店夥計 再會，再會。好冷呵好冷，可怕呵可怕。

(兩夥計下。薛冰直臥雪地上。薛太太悲傷地坐於其旁。大雪紛飛，東方已白。)

薛太太 (以手撫薛冰尸，忽然大哭。)我的天呵，天呵……

薛冰 (一躍而起，大笑。)哈，哈，哈，哈。親愛的，你先開口了！你快去弄東西來給我吃！

(後記)我們做處——績溪縣的山裏，每當秋末冬初的當兒，常常有一種戲子叫做「三脚班」，到村中來扮演。所謂「三脚班」者，大概表示班中脚色稀少的緣故，其實「三脚班」也並不限於三個脚色，每班多則七八人，少也有五六人。在四角形的廣場上，搭起一座戲臺，——不過幾根木柱，幾塊木板而已。「三脚班」也演「玉堂春」一流的國劇，但大抵是隨口胡

過

年

九

調，自編的說白劇居多，有滑稽，也有諷刺，我豎着小辮的時候，最愛看「三脚班」戲，曾爲了看戲而挨祖父的打！我已經十年不回故鄉了，頻年作客天涯，梅蘭芳金少梅之戲也曾偶一光顧，終覺不如童時「三脚班」戲之使我感動，令我歎欣與流淚。去年讀豈明先生所譯日本狂言，覺得「三脚班」的朋友們，能將他們隨口胡調的說白劇寫在紙上，豈不是很好的中國狂言麼？索居無聊，擬仿「三脚班」體寫一篇小東西，去冬在京曾和一個女朋友提起，並且預先定名爲「過年」。她說，「你快寫起來哪。」可是一年匆匆地過去，又要匆匆地過年了，因在病中匆匆寫成，當作送給那催我「你快寫起來哪」的女朋友的新年的禮物罷。

衣萍

# 偉大的微笑

## 三 自尊的失敗

一個夢似地微笑着的小醫重踏到父母底腦子裏。這還是生下後才三朝日的一個小孩，睡在母親底懷裏。姑母歡喜的說不出恰當的話，只是不絕地讚着那雙小眼珠，「肥皂子米似的呢！」說大了一定聰明；似乎娘家底宗祀有了繼續還在其次。母親將自己底臉偎了過去；這中年初次得孩子的父親伸出呆重的指頭不絕地去那小下巴底下輕輕地撩撥——「笑呢笑呢，瞧！……」大家於是歡呼了。

大先生結婚了。

父母由「肥胖起來」的夢裏張開了眼睛；再轉，而入了舊夢。於是給那夢似地微笑着的小醫弄急了，怎樣才能再見見呢？急了於是嶙嶙的肩，灰黛的臉——然而要大先生結婚。而大先生也就答應了，結婚。

大先生懷着種種紛擾的心情，等待婚期底來到。病的三四年前父母給他訂婚，那沒給他

偉大的微笑

痛苦，他還不知那就可算是痛苦。然而不滿意，一年年在他心裏滋長着。病後那無形的線使他爲偷看女學生所苦，又使他無力去反對父母底要他結婚：他覺的悲憤。親迎的頭一天，他竟又有一點愉快，似乎很渴想見見她，他底妻。並不是以爲可以滿意了；只覺的，有她在身邊，也好。他常彈風琴，又沒有譜，只是隨手彈；他底耳朵，却永遠在要求着他多彈些「4」音，「7」音，爲中國樂曲裏所少用的。他想，自己彈着琴，她在旁邊聽……但這之類的念頭又使他對自己生了強烈的鄙念。他鄙自己太沒自持力；從前曾在肚裏說述許多關於她，及她之類的女子的壞話：投降才真可鄙。而且他至今還是懷着矛盾的心情，咬着牙齒去照鏡子，他因此又有點自慚——不不！自尊。

悲憤——渴想——自鄙——自尊：四條小蛇似地，於是膠滯地在他腦裏紛擾着。

但是，她呢，却不見得一如大先生所想像。也讀書，不過在家裏讀。對於大先生，只見面的第一瞬，她小小地吃了吃驚，而且似乎有點啞然。以後，便再也沒有什麼了。只要抱的暖暖的，她就想，有什麼過不去的呢。拿定主意了，她於是快活了。她，其實她也是個聰明人。

然而他終於看見了她了——他看見了她！

他立刻針刺着似地感着不安，毒侵着似地感着痛苦。不再紛擾了，他已清醒。「彈着琴……聽？……哼！」他於是決計抓定了那自尊心，而且使放大，有力，用了他年來從未有過的明決。他這才勉強安定了，安定在一個強有力的自尊心底嚴密的佔據下。他希望能永遠這樣安定着。做了自尊心底俘虜，他很甘心；否則，是將不免陷於踟躕不可終日的情勢中的，見她的第一瞬的那經驗這樣切實地告訴了他。

她，在他眼裏顯的——美的很！看見像她這樣的美，在他，真還是第一次；他如今看見了她，他如今！

他於是甘心做了那自尊心底俘虜！

他結了婚了。

結婚後家裏的空氣沒什麼大改變。不過添了個新的人混在裏面活動活動罷了；然而平淡的很，並不顯出新異。高大而深邃的房屋，紛紛的微雨三朝兩日地下——昏昏的，蔭蔭的。父母於是担心了；甚至失望，猶如愛財者發現了窖金已變成空罇。佢們愛不愛呢？——不，他愛不愛她呢？說着她，他便不高興地走開；問着關於她，他更似乎要生氣：從往日不很明白的表示裏，父母也看出了他那時不滿意於舊女子——至少，這個她——的表示。他如今也

是不願和她同出現在人家眼前似的。客來了，偶遇他也在外面；她笑嘻嘻地出來了，他於是走開了。担心！到如今，他到底愛不愛她呢？

這却是誰也不知道。父母不知道。她也不知道。甚至他，他自己，也是不知道。

他麼，其實痛苦的很。他是有着自尊心的。他以為，要探試，自然是徒招沒趣；倒不如堅壁以守的爲得計。他想，「好！冷冰冰地，就這麼過下去！」然而她偏用了那麼利害的兵器來襲擊他，襲擊他底自尊心，他底生活的堡壘。

他並沒有去探試。她倒來襲擊他。

她想，「抱的暖暖的！……」

他早上晏晏地下床，很緩地扣着鈕扣。劉媽打進臉水來了，她於是握着正梳着的頭髮，趕忙過去用手巾蓋上。

「哦哦，由它，我會來。」

「回頭冷了。」她蜜蜜地說了。

晚上，襯衣要換了，她於是替他烘的軟軟的，暖暖的——那是冬天——送進被去。他早已睡在被裏，於是被逼的要跳起來了。

「哦哦，你別動，冷呢。」含笑地按按他底肩。

她說，藥水擦的痛，那麼，不要擦了。勤洗些，自然也可望好。

然而他還要擦，偷着在書房裏擦；擦過了出來，臉上，只加上一點很淡很淡的黃色，未必就看得出。藥水浸入了潰口時，他覺的耳裏「呷！」地響了一下，同時咬一咬牙齒。

不見了櫥櫃裏那瓶 Lovel——是他底主張，要放在那秘密地方——她於是找來了，書房門是關着的，

「哦哦！痛，還擦它做什麼呢？」——却沒說出聲。從窗縫裏張了一下，呆呆地，於是走了。以後，看看機會果真適宜，

「你也好像擦上了癩似的。再不要擦了，好不好？」才這樣子，帶着說笑話的口吻，舉重若輕地說了。

他呢，猶如被發覺了竊案。

不絕地被這些細小的，但是銳利的兵器襲擊着。

他失却了那自尊心了，那強有力的自尊心；轉而怯怯的。要去找回來，他不能，也不忍。他於是夢似地無知，醉似地無力，由她安排，接受她底施與。「抱的暖暖的，」然而他

不能有什麼反應，怯怯的。他仍舊是痛苦；怯弱，這怯弱使他痛苦。紛紛然，渾渾然了；他到底愛她不呢？

他有時也迷醉，忘懷一切。但這其間的時光是很短很短的；臉的潰爛爲她底臉所磨擦痛了，於是癱然地住了手。

爲了過半天後便記也記不起的瑣事，兩個人每每又口角起來。他怒着，煩着；也居然很倔強，陪不是的總是她。但待到聽了她陪不是的第一聲，他便又突然失聲哭了，四條淚河於是匯在一起。她忽然又嗤地笑了起來，含着眼淚；說是，別自作孽了罷，兩個冤業。生活於是糾紛得黯黯的，黑洞裏的一球紛。

他痛苦着，挨着。

她在心裏瞪着汪汪的眼，如有所期待，如無。她歡笑着。

然而，他想逃了。他逃了。

肥皂子：皂莢子，吾鄉多愛以此形容眼珠底烏亮。

#### 四 要顯的不弱

幸而沒需要五年，大先生在舊制中學畢業了。升學——他並不作如是想。然而在父母和



她面前，他却聲稱要升學。他想，試試看，不見面了，總會便有勇氣點吧。他逃了。

他於是逃到北京，住下了，一直住了兩年餘。

果然，在執筆作書中，他有時真也沉醉了，發過狠氣，為從前所沒有。「抱着我！我也抱着你！」計劃是實現了；希望的滿足，直使他通體舒爽，如新浴之後，如微醺。而且，臉上的雞粟也漸見消泯，洗臉時不很困難。用毛茸茸的手巾揩着，滑膩膩的，竟自回過了未病以前的那揩着臉時的快感——固然實際上還未見得全脫了粗糙，且許是永不能脫。

然而，他底時光，却還是沉沉的時光。

他耐住一切陌生底滋味——臭味的灰砂等等；古老，高聳龐大的城門等等；以及，這個公園，那個公園裏的種種粉，水的香味等等。種種，對他永遠是陌生着。而他，也實在很歡迎這陌生。自己是異鄉人了，那末，就在人前顯的古怪一點總也不很要緊的，他想，因為彼此都不知道底細呢。陌生於是做了他出現於人前的最好的護符。當同人交接時，他就好像有了橫衝直撞的雄概了。

他於是很恣縱。參與種種的會。游藝會，什麼會。任眼睛放肆，心下於是舒服了一些，就如同復了仇一般。黯然——有時自然也不免；自覺總還是自覺，回憶也一樣。然而他究竟

比從前要強的多了。

無事時——當然他任何時都可以說是無事——他於是在馬路上走着，負着手。爲要顯的不弱，便頗嚴厲似地睜着紅紅的眼睛，看一切；而且只碰着一樣什麼便故意用力地，不饒情似地釘住了看。這樣子，然後深深地呼一口氣，那只是凱歌了，他得勝了。

然而，他果真像是一位英雄了麼？

他帶着長長的臉，嶙嶙的肩，早晚幽靈似地出入於這家，那家飯館的門。付錢；聽「喂！一位！」「喂！一位！」

他懷着強烈的鄉愁。冰結了大地，泥的馬路成了鐵石那麼地峭硬了，白茫茫的；北風呼地號，他想着她。但他不願歸去，小半是因爲他還沒升着學。

在淒苦裏，他熬煎着。他不計日子地度着日子。

但後來，他也就愛上了一個小女孩了，是公廨掌櫃底一個女兒。起首時他自己說，「同小孩玩玩，可愛！」並不是什麼戀愛呢。

他好容易才得她同自己說了話。以前，她經過他底房門總帶點趑趄，閃着疑懼的眼。

「該格外顯的和善……」他確乎經過了一番長期的努力。

她是小小的鼻子，烏的短髮籠着紅潤的頰。一年來，他天天看見她。她時常頑皮地拉着別的先生底臂膊，去外面玩。他常記起了順姑那些人。

「眼毛，你讓我拔一根。」她撒嬌地說。

「說的什麼？淘氣我就不歡喜，知道？」別的先生似乎很正氣地，在下警告了。

然而有一次——這日天氣很好，沒有風，溫溫的太陽照着，是冬末春初吧——

「房錢——這，算是直付到四月底了。」

「是是。」掌櫃說。「真是，若不是一時實在湊手不來，也不好來這樣向先生開口的了。」大概還有幾句感激的話要講，所以還逗留在先生底房子裏——於是忽然記起了先生往日多回的要請，

「秀兒，來，要不要同先生出去逛逛呢？」

「要不要——其實問題只在肯不肯。」

這一次他可真樂了。逛了，初放的梅花——那是在公園裏——寒香一陣陣往鼻裏直灌：還不足。而且合照了像。又同吃了飯。

「喂！兩位！」

偉大的微笑

同出去玩：他曾直接向她提過多少次，但都給她頑皮地拒絕了。怎麼，她可不還是一個小孩子麼？

光線，位置都已較準，伙計說，「好了，請別動！」他極力要自己顯的溫柔，不用那紅紅的，碰着了什麼便故意不饒情似地釘住了看的眼。他注視着鏡頭，描描着映在那裏面的她底表情。拍過了，立在他左肩下的秀姑娘樂的笑了。他也笑了。

他樂了。夜間寫信，於是孜孜地報告着說如此。回信說，要一張這次的照相，他添印了一張，寄去了。而第二次的回信，不久也就來到了：

「……這秀姑娘竟有這麼高，可真是萬沒料到的呢……」在信尾說，

「幾年不見面，每次在照相裏都看不真你底影子。親愛的！你底一切，在別後總不至有了什麼變更吧，不至吧？你知道我是不愛哭的；但這次，瞧着你這模糊的影子，竟也沉在模糊裏禁不住流了淚！呀，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他於是決然棄了要同秀姑娘玩的那熱心。而且想將這流浪的孤寂告個結束。

他用功着；照着鏡子，臉兒漸趨平滑，灰黛也漸褪。他心裏隱隱有了暖意。固然，老多了；但究竟他也似乎不很記得清未病以前的自己了。那已是很模糊的了。模糊就由它模糊去

罷，他明達地想。他於是釋然了。

他照着鏡子，生活是怎樣地一天天漸趨豐腴呢。

他考取了某一個國立大學。

他於是帶了兩件輕便的行李，上道歸家了。到浦口後，於是換船；爲了幾個銅子的爭執，他拿出了幼時的野蠻，同挑夫相打了一場。挑夫被打翻跌在地下，自己隨着也跌翻了；兩個人於是扭着打起滾來。

「他也是因爲肚子餓，才想多得幾個銅板。故意錯算，也可以原諒的。」一位青年的看客事後說。

「哈哈！……」他也自覺太鹵莽，失笑了。

沿路照着鏡子，於是到了家。

他到家了。自得着報告要回家的信以後，家裏六隻汪汪的眼睛真乃太辛苦。來了，到了眼前了，但們不相信這是真的——尤其是她。

下火車時最後次的照鏡使他對自己滿意地微笑了，有了勇氣。只兩年餘不見，便這麼顯的瘦了黃了的她底臉，又似乎給他勇氣裏糝上了些什麼，因而更勇，見面之後，進房了——

裝飾陣設依然，哦，裝飾陣設依然——他突然用這麼的大力擁抱着她，這樣狂暴地摟着她只是吻。她興奮了，又迷迷的——她竟至於失聲哽咽了。尤其是她！她不相信這是真的。

她不相信，他也不相信！

# 鴨

徐鶴林

## ——新都的贈品之一——

南京，彷彿是鴨子們的屠場。不論大家小巷，都可以遇見鴨店。在鴨店中，鴨子們是成羣的伸頸就刑的。牠們就刑後，還得在盛滿水的大木桶內洗一回痛快的澡，可是牠們滿身美麗的毛片，就是從前牠們在河裏游泳時會使得魚兒們欣羨而且夢想過的那些毛片，至此都被剝得乾乾淨淨。牠們只好赤裸裸地被送到紅燒的醬罐裏去，或是熾熱的掛鑪上去，或是清水的砂鍋裏去。

過後，牠們就被陳列在透明的玻璃櫥中，或懸掛于古紅的天花板下。牠們光彩的外皮，牠們修整的體態，牠們濃郁的香氣，牠們肥美的肌肉，統使得人們熱烈地起了喫鴨的慾望，統使得人們趕快從口袋裏掏出幾角小銀元擲在鴨店櫃台上，向那滿身塗着油垢的掌櫃掉換透熟的鴨肉。至于或是烤鴨，或是醬鴨，或是燻鴨，或是滷鴨，規規矩矩的，悉聽尊便。

尤其是將近人家用餐時候，那些小夥計們，那些小兒們，那些小姑娘們，那些灰衣服的

勤務兵們，用荷葉兒裹着的，用瓷碟兒托着的，用漆盤兒盛着的，都是美味的鴨肉哪。在盛大宴會席上，在家常請客桌上，在監獄和養老院的粗飯甑旁邊，都得遇見我們可憐的鴨子們的肢體或臟腑的。

不過，爲要好好地認識鴨子們，還應該到很講究的菜館裏去。我記憶起來了；在貢院街金陸春那里，一隻清燉的全鴨，盛在銀盃清湯內，如同浮在池水裏一般有姿態，一般有生氣；待筷子一落，鴨體便解；待一進饜嘴，骨碌便竄進牛胃，留在你舌頭上的是一種滑膩的真汁，塞在你齒縫間的是一種纖嫩的肉縷；逼得你讚美這喫法的衛生，逼得你佩服這製法的藝術。

我更有一個美妙的難忘的喫鴨故事哩：是滿含詩意的月夜，是蕩船在秦淮河中，是良好友誼邀集的歡聚席上；兩岸飄來的絲竹聲，喚起我們暢飲的豪興，大杯金色的勃蘭地酒，引起我們「叫條子」的慾情；「條子」飛了去，姑娘飄然來；——我捏着一大把汗叫她們姑娘！俄而，堂倌送上一大盤薄薄而鬆脆的鴨皮，滿顯酒赤的B君却送一片鴨皮至姑娘面前，裝得同舞台上的小丑一般無二，對姑娘說道：

——美麗的小鴨子！你們頭先給我們的，也只是不關痛癢的外皮！



堂信送上一片片的鴨肉，B君伺候着姑娘的脾氣，繼續說道：

——其後給我們的才是內一層的肉！

接着堂信送上臟腑，B君把嘴唇遞至姑娘嘴唇邊，

——然後你們給男人心腸！

末了，頭爪翅膀端了上來，

——于是你們把赤裸裸的腿臂獻給用金錢填滿你慾海的人！

大家轟笑起來。那老王，便是在人家喝到緊要關頭而他却會來乾兩杯逼人加重醉氣的老王，忽然顛巍巍地捧起滿杯的酒，對住大家骨碌一口喝完，而後高聲喊道：

——我來飲老B的壽！

第二個站起來，也舉杯在手，

——我飲秦淮河的壽！

第三個，

我飲明月的壽！

B君于是越裝得同小丑的老祖師一般，攙着用綢巾掩嘴淺笑的姑娘，歪歪斜斜地站了起

(248)

來，不知是爲要取悅大眾，還是借此發洩懷裏塊壘：

——大家莫忘這美麗的鴨！來，我來飲美麗的鴨子的壽！

一道迷人的眼光從美麗的鴨子的瞳人裏射了出來，于是大家都陶醉了。

.....

在歸途中，老王用鼻音私語我道：

——B君在秦淮河畔一定坐過美麗鴨子的冰桶的！

# 利各的思想

法耶士著

徐霞村譯

一

人，獸，和石頭愈走近愈大，到我跟前就大得不成樣子。我却不是這樣。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一般大。

二

當我的主人把將要放到自己嘴裏的食物給我丟在桌下的時候，那不過是要引誘我，如果我受了引誘他就可以打我。因為我不相信他會為我的原故而奪他自己的幸福。

三

在鼻孔裏狗的味是香的。

四

當我臥在我主人椅後的時候他可以使我溫暖。這是因為他是一個神。在壁爐的前邊有一

塊熱的石頭。那塊石頭是神聖的。

五

我有意思我就說話。從我主人的口裏也發出同樣的聲音來表情。但他的意義並沒有我用的聲音表出的那樣清楚。我發出的每個聲音都有一個意義。從我主人的口裏常發出許多沒用的雜聲。領略主人的思想是難的，却是必須的。

六

吃是好的。吃完了更好。因為在旁邊等着要搶你的食物的敵人是又靈又快的。

七

一切都流來流去。只有我是不動的。

八

我是萬物的中心；人，獸，物件，對我好的和對我壞的，都排在我的四圍。

九

在睡眠裏像可以看見人，狗，馬，樹，快意和不快意的形體。當你醒來的時候這些形體就消滅了。

十

(反省)我愛我的主人波耶雷，因為他是有力而且可怕。

十一

因之而被打的行爲是壞行爲。因之而受撫摸或食物的行爲是好行爲。

十二

到了晚上鬼怪就集在房子的四處。我吠，爲的要警告我的主人把他們趕走。

十三

(祈禱)啊，我的主人，波耶雷，勇敢之神，我崇拜你。當你可怕的時候，你應受讚美。當你和善的時候，你也應受讚美。我屈膝於你的脚下：我舐你的手。當你坐在你的大桌上多量地吃肉的時候，你是十分偉大而十分好看。當你從一片木柴上打出火來，把黑夜變成白天的時候，你更是偉大而且好看。把我留在你的家裏，把每個別的狗都擯之於外。還有你，廚子安息里克啊，良善而偉大的神靈，我怕你，我敬你，爲的是你好多給我些東西吃。

十四

一個對人求憐而對來到主人那裏的人物毒視的狗，所過的生活是不幸而無定的。

十五

一天，從一個破的水缸裏——那是裝滿經過客廳挑來的水的——水流到光潔的地板上來了。那個污濁的水缸大概要挨一棍子吧。

十六

人有開一切門的神力。我自己却只能開很少的門。門是一些不肯服從狗的大人物。

十八

想知道你對於人做得對不對是不可能的。你必須崇拜他們而不求明瞭他們。他們的智慧是神秘的。

十七

狗的生活是充滿了危險的。如果他想逃脫受苦，他就得永遠防備着，在吃飯中甚至在睡覺中。

十九

(懇求) 恐懼啊，尊嚴而慈悲的恐懼啊，神聖而佑人的恐懼啊，請你常常附住我，請你在危險中充滿我，那麼我就可以避去害人的東西，免得當我撲到敵人身上的時候，我因不小心

而受苦。

二十

世上有一些被馬在街上拉的車子。他們是可怕的。世上還有出氣很響的自動的車子。他們也是可怕的。衣服襤褸的人是可惡的，頭上頂着籃子或圓桶的人也是一樣。我不喜歡那些大聲叫喊而在街上追逐的孩子。世界真是充滿了害人而且可怕的东西。

這是法郎士的短篇小說集 *Crainqueline* 中的一篇，在這裏，法郎士用了極巧妙的筆法，藉一個狗的名子，把他的宇宙觀完全寫出。我覺得與其說是一篇小說，不如說是一種澈底的哲學。前讀 *Lockley and Houston* 的「幾本好書」，見他們把這篇和康德，叔本華的著作同列在哲史門裏，我想大概也和我的意思相同吧。——譯者識

# 詩歌

版三 野草 魯迅著散文詩 實價三角半

揚鞭集 卷上 劉半農著 實價四角半

揚鞭集 卷中 劉半農著 實價六角

瓦釜集 劉半農著 實價四角

版三 春水 冰心女士著 實價五角

版三 浪花 C F女士著 實價五角

微雨 李金髮著 實價六角

食客與凶年 李金髮著 實價六角

版二 夜哭 魯迅著 實價三角半

版二 晨曦之前 于曉庵著 實價四角

昨日之歌 馮至著 實價四角

深誓 章衣萍著 實價二角半

十二個 周敦譯 實價三角半

國外民歌譯 劉半農譯 實價五角半

客音情歌集 鍾叔文編 實價三角

樵歌 章衣萍校點 實價八角

香篋集 劉半農校 實價二角半

戰鼓 蔣光慈著 印刷中

心曲 一騷著 印刷中

影兒 林懋著 印刷中



# 野言

野人

## (一) 去年今年與明年

所謂「野言」，還不過是我繼續去年的工作罷了。回想起去年的情形，無端的惹起了滿心的愁恨。那時的我，既窮且病的羈住在上海；可是今年並不比去年好，仍然無聊地撕我的日歷，日歷快要完了，明年的新歷，亦已在幾天前買來了，于是我心裏着慌起來。算起來又要有一年在這裏完結啊！一篇自己的賬，在我眼前一件件的活顯着。

去年這時，上海是被壓在軍閥與帝國主義兩重閘板之下；今年呢，好了，一切都沒有了，滿天飛紅，霞光四照，大概是預示着明年底新的象徵罷，天下是太平了哪，誰也應該讚嘆呢，我還有什麼話可說？

去年的「野言」，大罵軍閥之殘暴，兇狠，沒有同情心，並及帝國主義與牠的狼狽爲奸；今年又多了些見識，又覺得無罵之必要了，然而去年竟能夠痛痛快快的罵了過來，覺得也還值得回憶。有人說回憶是很甜蜜的，這大概是不錯罷，但不知明年今日，又作若何

(255)

感想。

去年的血，沒有今年的流得多，這大概也是氣數使然，雖然還有人墮淚，有人報功，也有人稱快，但不知是否大家都壓足了，不則春已來了，再等着看第二幕罷，已經佈置得好了，趕快就要上場，你沒有嗅着麼？這是怎麼一種腥氣！

想起了俄國的革命，——不，這時不該當想起了牠，尤其是什麼革命，革命是要流血的，哦，冤枉！——他們是如何的用了種種方法去流他們自己的血，在「中庸」的中國人眼光看來，簡直是無意識與恐怖，也如俄國當時的震駭一樣：

「喂！這粗野的工人的手！喂！這紛亂的暴動，這黑麵包，這兇惡的 *Bolshevik*，這巨大的驚慌！……革命，唉！革命簡直是橫暴，簡直是罪惡！……我們的……我們的……一切……沒有了！唉，沒有了！……」

可怪的就是中國人的眼睛太近視了，不看重事實是怎樣的發生的，只看見眼前血花的飛舞而消閑，湊熱鬧。別人家的流血的總賬，怕去翻一翻，從別人中去認識自己，這纔是我們應當的而且是必要的啊！

「皮鞭，監禁，絞台，刀與槍，」這是世紀開幕的第一大特色，然而時間已經閃過幾十

年了，現在還是這幾件東西在舞台上吵鬧着，未免也太煩厭人了，希望新的明年，換套新的把戲。——也許我這是癡子說夢話，休想！

去年咧，過去了；今年，也要完了；明年，馬上就要來敲門了，我心中起了莫大的恐慌，我要問一問大家的心中覺得怎樣？

十六，十二，廿四，上海。

## 兩 種 名 劇

再版 狂言十番

周作人譯

實價七角

「狂言」係日本古代的小喜劇，其文章輕妙而不流于浮薄，滑稽而不涉于鄙俗，為日本文學中逸品之一，今由周作人先生從現存諸派中選譯十篇，附原板插圖五幅，又現代畫家山口氏所作狂言畫三幅，裝幀優美，現已出版。

三版 茶花女 劉半農譯 實價八角

洋宣紙精印一厚冊實價八角外埠郵費二分半掛號費五分

小仲馬的茶花女原有兩種：一種是小說（二八四八），做的不十分好，現在已沒有人過問了；一種是劇本（二八五二）乃是小仲馬一生第一傑作，直到現在巴黎舞台上還把他認為數一數二的好戲。（小仲馬是劇本家，不是小說家，這是法國文學史中寫定的事）

茶花女一個名目，幾乎在中國看小說的人的腦子裏已留了一個普遍的影子。不幸中國人所見的只是林琴南譯的小說本，而且還是和曉齋主人對譯的，現由劉先生將劇本譯出，在中文法文兩方面，都可擔負相當的責任，就請大家根據了劉譯本來重估茶花女的價值罷。

# 隨感錄

## 八八 髮之一考察

豈明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北京順天時報載有下列一則新聞，題曰「世界進化中男女剪髮不剪髮問題」，——

『東京八日電，女子剪髮，日人頗嫉視之，認爲係東方之傳染病。女子剪髮問題實南起馬尼拉，北至哈爾濱，西起孟買，東至東京，家庭中，社會中，老少之間，保守與急進各派中，常惹起極大風波，雖謂梳髮一事極屬小節，但已致社會之不安，竟至與政治法律發生關係，除非島有剪髮稅之外，日本警察對待剪髮之女子則認爲墮落者，對長髮之男子則認爲亦化。前此遠東各國女子保重美髮之風似已屬過去，而反對剪髮最力者當推日本，最近大阪電影公司竟將所有剪髮女伶盡數解僱，併告各女演員云，髮不蓄長則勿庸回職也，而東京警察對女子之剪髮竟認爲與裸體同等屬于違禁，同時日「本」之青年男子有欲蓄髮作歐美之藝術派者，亦爲警察所不容，其感受之苦痛與女子正同。日本各大城警察每遇蓄髮之青年男

(259)

子，即拘入警署審訊其是否懷革命思想，或須受嚴重之監視，但多數青年寧受警察之監視，亦不忍去其長髮。夫髮之長短，在女則以長爲善，在男則以短爲善，亦誠近代不可解之習俗云。」

我讀了此文之後，閉目沉思了一忽兒，覺得這個「習俗」並沒有什麼不可解。簡單地一句話，這便是「狗抓地毯」，謎底是「蠻性的遺留」。野蠻時代，厲行一道同風之治，對於異言異服者輒加以「嫉視」，現代專制流行，無論是赤化的俄羅斯，白化的義大利，或是別色化的什麼地方，無不一致地實行獨斷高壓的政治，在這個年頭兒，男女之剪髮蓄髮當然非由當局以法令規定不可，否則就是違禁。我們只要就記憶所及，不必去翻書，考究一下，如滿清入關時之留髮不留頭，「長毛」時代之短髮者爲「妖」，孫聯帥治下之江西殺斷剪女子（以前有三一八，忘記先說了，）與一撮毛的男子，上海灘人稱斷髮女子爲女革命，（這本是說在聯帥治下的時代，現在是怎樣，鄙人遠在京兆不能知道，）討赤的奉吉黑直魯之罰禁女子剪髮，反赤的廣東之殺戮剪髮女子，成例甚多，實在叫一個工友來數還數不清。爲什麼頭髮如此關係重大呢？是的，頭髮是身體的一部分，也就是性命的一部分，不可輕易把牠弄長弄短，這只請去看江紹原君的研究髮鬚爪便可明白，不過在這里這倒還在其次，最要緊的

乃是這頭髮的象徵，——即是主君對於臣僕，男子對於女子的主權。夫幾縷青髮，何關重要，在吾輩視之，拉長剪短，大可隨意，至多亦不過影響到個人形相的好醜，旁聽者以己意加以愛憎，如斯而止矣；然此把頭髮拉長剪短之中所包含的政治意義却非同小可，難怪當局見而「心上有杞天之慮」，為保護既得權利起見不得不出以斷然的處置也。男性的主權者既規定頭髮在女則以長為善，在男則以短為善，斯則天經地義，無可改變，如有應短而反長，應長而獨短，則即是表示反抗，與不奉正朔服色同，當視為大逆不道，日本警察認此等男女為墮落者與赤化，實甚得此意也。在中國因有「二百餘年深仁厚澤食土踐毛」之關係，對於辮髮頗有遺愛，故男子之長髮以至有辮子者在社會上即使不特別受人家的愛敬，亦總無違礙，可以自由游行，唯一撮毛者始殺無赦，與日本寬嚴稍有不同。至于女子則長髮乃是義分，不服從者即係叛逆，其為男性所嫉視固其所也，北方既罰辮于先，南方復捕殺于後，雖曰此係李福林君之政策，但總可以見南北討赤固有同心，即對於女子剪髮之男性的義憤在中國亦頗有一致之處也。不佞亦係男性一分子，擁護男權，不敢後人，唯生性遲鈍，缺少熱狂，迴思愈久，疑問愈多，遂覺得男子此種行為未免神經過敏，良如梁實秋君所說，此刻中國是在浪漫時代也。我外出時固常見斷髮女子之頭，然亦常見其足；雖曰剪髮，既不如尼，

亦不如兵，或分或捲，仍有修飾，至于脚上之鞋，也相當地美麗，而且有些還是高跟而且頗高的。因此我覺得那些男性的確是神經過敏或者竟是衰弱了。女子剪了男性所規定的長髮雖屬貌似反抗，但我們看那些鞋便可知她們還着實捨不得被解放，此其一；她們穿這種鞋，大抵跟時式，也就還是爲悅己者容，即使不用這些鞋了，而那剪短的頭髮也還是一種「容」，此其二；因此可見她們的剪髮並不是怎麼大的叛逆，而男性之狠狠胡鬧有點近于發呆，這實在令我也有些難爲情。感情是野蠻人所有，理性則是文明的產物，人類往往易動感情，不受理性的統轄，剪髮問題卽其一例，此亦可謂蠻性遺留之發現也。

還有一種理由，特別是關於女子的，是薩滿教的禮教思想。新聞原文上說得很是明白而且有趣味，云「東京警察對女子之剪髮竟認爲與裸體同等屬於違禁」，可見在這個嫉視裏面有幾分是政治問題，有幾分是「風化」問題了。我向來不懂這兩個神秘的字的意義，後來從原始宗教上看出來這就是所謂太步（Tabu，禁忌？），是一種穢氣毒氣之傳染，形而上的感應。現代社會以裸體爲違禁，表面上說是因爲誨淫，挑發旁人的欲情，其實最初怕的是裸體的法力，這個恐怖至今還是存在，而且爲禁止裸體的最大原動力。古今中外有許多法術，作法時都要裸體，而且或如書上所說，被髮禹步，現在記者說剪髮與裸體同等，這是從下意識



裏自然地發出來的，一句素樸的話，却含有深厚的意義。女子的頭髮如不是挽作什麼髻而被散了或是剪短，這便有一種不吉，特別降于男性身上，有如裸體，無論他們怎樣想看，但看了總是不吉，如不是考不取科名，也要變成禿子！民間忌見尼姑，和尚則並不忌，凡見者必須吐唾沫于地，方可免晦氣，如有同伴，則分走路的兩側，將該尼姑「夾過」(Gobetween)尤佳。爲什麼呢？因爲她是剪髮的女子，因此她有法力，能令看見的男子有晦氣。今之熱心維持禮教的政府與社會實在就是傳這個迷信的正統，把個人的嫌惡被除的行爲轉爲政府的嫉視，把吐一口唾沫變做政治法律的干涉罷了。有人疑心，一切道學的反動都有色情的分子，政府社會之注意女子的褲穿不穿，髮長不長，明明是這種徵候，如去從政治和禮教上尋求牠的原因，未免有點太迂闊了。這一節話我也承認，我知道這些反動裏含有色情分子很多，不過我不單獨把牠當作一個原因，却將牠包括在上文的兩個原因裏了，因爲政治的或禮教的嫉視女子之剪髮其動機原都是色情的，與嫉視男子之長髮原因不盡同也。——江君的髮鬚爪聽說即將出版了，有這些好材料可惜不及收入，希望再板時能夠改訂增廣，或者到那時候材料勃增，可以單出一巨冊的髮之研究亦未可知罷？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于北京，嚴寒中。

## 八九 聖教大會

張介

不是我的感想，這是我的朋友的感想，我把牠掇拾起來的：

——丁卯年，臘月某日，爲聖教大會舉行大考吉辰，假上海某公學爲場所，我當時深覺希奇，以爲盛會難逢，不可錯過，所以以訪友的原因進去了。

——可真是令我吃驚不小，其後雖喝了好些酒，心裏也還卜卜地亂跳。原來他們玩的好把戲。

——考場裏面分排次序，每一個室算一個文場，挨次稱一二三四文場。還有一個女子文場，是專爲要防「踰閑蕩檢」的女朋友們而設的。

——還有一樁你不會相信的事情，每個青年，只要你的脚一踏到文場的門限時，主考便一把將你拉住，勸你進來，一面又送一包東西給你。那一包是什麼東西，可憐我沒福享受，未能留芳齒頰；但推算起來，總是一包可以哄得孩子們的東西。

——唉！救救孩子啊！

——每個文場都站着長衣大氅的主考監考之流，他們都必恭必敬地擺出聖人的架子來。

一室裏坐了十來個人。室中空氣也居然板起臉孔來，好教我這化外之民肅然起敬。

——我覺得我雖是民國人，從沒見過科舉式的考試，可是這一次豈不全是滿清遺留下的蠻性麼？可是還有許多比我更文明的，更是年青的，也入場去了。

——文題是：「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我當時很想進場，當一當南郭先生，騙他一包好東西，但廉恥之念，迫我不敢上前。

——我又想，可喜我們貴國裏將大慶得人。將來養出一班秀士翰林，國家可立致強盛。尤可賀者，乃是這一班秀才們，都是學貫歐美，名震洋行者；而其中也不少買辦，司賬，大寫，俱一時彥碩鴻儒，英才潑潑，熱心聖道者，是亦偉哉！

——可是再想下去，連我也摸不着頭腦，從前孫大帥有投壺之舉，而不旋踵就有春申之役；張鬍帝有尊孔之會，而有徐淮之敗。可憐我們黃帝子孫，考到了秀士，——好是極好的呀！——那時金文素先生說：『你們的聖道炳彰，我們蠻夷之人，願得一塵而為氓。』那時，那時，那時我看秀才們翰林們，一定還有十萬橫磨劍去對待他們吧！

——也好，聖道彪炳，異教熄滅；現在的青年們橫豎要反對甚麼耶穌基督，為免除漏卮起見，皈依我大成先師，豈不善哉！

——唉！革命？說什麼革命？革命兩字是不通用於禮教之邦者也！且革命兩字，又是從外人那邊竊過來的；聖人有言：「用夏變夷」，現在那班革命黨，顯然是用夷變夏，那得不使愛國之士，傷心感喟，努力提倡聖道呢？

——想起那條文題，可嘆我根本就沒有廉耻。但也不懂什麼叫禮義？意者禮乎禮乎，其年終送給老先生一條蔣腿之謂？義云義云，其取之不傷廉之謂？唉！「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三復斯言，可以為師矣！

——還要嘮叨一句！那班護道者，曾自稱孔廟之四大金剛者，殊亦令人大惑不解。以我所知，有人以販賣鴉片起家，而此君竟大有廉恥，居然身登聖道會之要位了。其餘所謂主考監考等等，都是竹戰健將，酒色大王，（太俗了！）或者他們別有用意，學步竹林七賢乎？則非小子所敢知矣！

以上我的朋友的話，也很令我疑惑，不相信在二十世紀還會有十八世紀的臭蟲。但我那位朋友說，他敢起誓，他不說謊。由是小人心想：『這是何故？這是何故？』

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我輩小人，誠然難養。但未知那班入榜的女秀士們怎樣？死罪！死罪！死罪！小人站在此地有禮！

一九二八，一，十。

# 某報剪注

瘦蓮

## 漆南薰的子女

### 大講公妻

初在瞰江館

猶抱琵琶半遮面

現住小較場

則是鶯花啼又笑

革新通信社消息：頃有署名笑男女女士者投來一稿，標題云，「漆樹芬尚有弟子傳芬芳」。原文云：前新蜀報主筆，向師政治部主任漆樹芬者，字南薰，雖死於「三三一」案；但其人究竟是否共產黨徒，迄今尙其說不一，不過前次南京政府通緝共產黨，曾有漆名，且其前在新蜀報立言，亦頗含有「共味」，則其十分之八九，確爲共產份子無疑。漆當今春時，原爲某師政治訓練處主任，男女學生，均并蓄兼收。有陳某者，亦所謂「密司」也，在該處肄業有日，於某師離渝時，遂請假未去，乃不知以何故，竟爾淪入平康，初尙與魏某旅長，講所謂戀愛，於瞰江樓上，過其神女生涯。近日則公然在小較場小建香巢，高張豔幟，門前一樹馬櫻花，沉醉着浪蝶狂蜂不少也。據余（該投稿人）自稱男友某談及，彼初在瞰江樓見面時，雖已非書生面目，但尙覺「猶抱琵琶半遮面」，不無羞惡的心，近在小較場再會，則爲花啼又

(206)

笑，舊來面目全非，回顧其所謂「密司」時代，直一落千丈矣。噫，重慶社會之易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或曰：「漆南薰之公妻主義，死有傳人。」雖屬謔而虐兮，亦令人不能不有此感慨也。

(註)「三三一案」(手民注意：是三三一案，不是三三二慘案，因為在重慶是不准如此稱謂的)是大中華十六年三月卅一日，重慶各界在打槍壩開市民大會，反對英兵艦砲擊南京，正在開會，有所謂暴徒數百人入場，馬刀，鐵尺，手槍……一陣亂打，打得落花流水，煞是好看。結果：男女學生，小學生，市民，一共打死二百餘人云。

(又註)漆某生前大講公妻(可惜我從不曾見着聽着)死後有弟子(而且是女的)傳其道，則其人雖死，其道仍存，真是雖死猶生。然這位高足密司陳，我曾經問過該師的女訓育，說并無其人，或者是改了姓。然而這新聞中的記者老爺，又不曾說個清楚，所以我只得又註一章云。

(再註)「共味」者，共產主義的色彩也。因漆某曾做有一篇「學生不宜入黨」的文章云。

(不註)這信如能投到，那末，發表與否是你的特權云。

渝州瘦蓮謹注。丁卯仲冬戊辰日。

魯迅案：我到上海後，所驚異的事情之一是新聞記事的章回小說化。無論怎樣慘事，都要說得有趣——海式的有趣。只要是失勢或遭殃的，便總要受奚落——賞玩的奚落。天南地北式的迂腐的「之乎者也」之外，又加了吳研人李伯元式的冷眼旁觀調，而又加了些新添的東西。這一段報章是從重慶寄來的，沒有說明什麼報，但我真喫驚于中國的精神之相同，雖然地域有吳蜀之別。至多，是一個他所謂「密司」者做了妓女——中國古已有之的妓女罷了；或者他的朋友去嫖了一回，不甚得法罷了，而偏要說到漆某，說到主義，還要連漆某的名字都調侃，還要說什麼「羞惡之心」，還要引詩經，還要發「感慨」。然而從漆某笑到「男女學生」的投稿負責者却是無可查考的「笑男女士」，而傳這消息的倒是「革新通信社」。其實是，這豈但奚落了「則其十之八九，確為共產分子無疑」的漆樹芬而已呢，就是中國，也夠受奚落了。丁卯季冬又日。